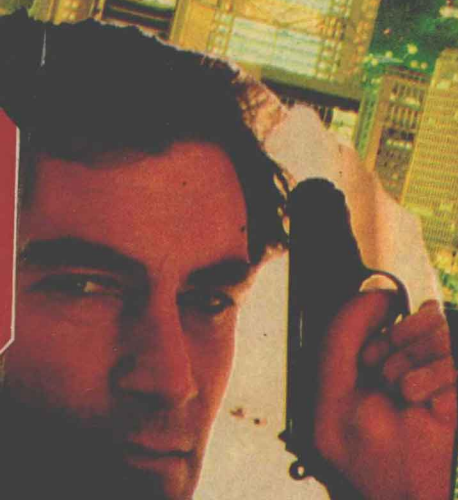


黑夜王子

(上)——黑夜王子

(香港)
冯嘉



黑夜王子

冯 嘉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福州·1988

黑夜王子(上)

冯 嘉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9印张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1SEN 7--80534--110-9

1·101 定价: 2.60元

内 容 提 要

齐格飞集团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犯罪组织，在一段时间里，这个组织的犯罪据点经常被另一犯罪集团袭击。和齐格飞集团相对抗的集团头目据传叫“黑夜王子”，但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无人见过他。在袭击中他的属下能够准确得到情报，消灭齐格飞集团的许多据点，奇怪的是在袭击过程中齐格飞集团从不还击。

国际反罪恶组织请神探司马洛等协助，收集两集团的情况，准备将他们一网打尽，但结果出人意料，“黑夜王子”竟是……。

本书收录了冯嘉的另一部作品《翻案》。作品描写的是R国情报组织头目卢根为取得某国际机构的商业秘密，企图以重金收买该国际机构的电脑工程师章理夫，但遭到章理夫的拒绝。卢根恼羞成怒绑架了工程师，并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关进监狱。

杜勒基金会是一个专替蒙受冤狱的人翻案的组织，负责人找神探司马洛合作，希望救出章理夫。司马洛等绑架了R国公主，以此要挟R国国王释放工程师，但国王并无实权，该国的一切权力均为卢根所控制。于是司马洛潜入R国与卢根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

目 录

黑夜王子

奇异经历.....	(1)
携手合作.....	(43)
一具尸体.....	(88)
另有内幕.....	(123)
受尽酷刑.....	(155)
炸军火库.....	(201)
真相大白.....	(230)

翻案

拒透秘密	蒙冤入狱.....	(271)
模拟试验	订出计划.....	(301)
微服旅游	公主被掳.....	(327)
交换条件	狱犯失踪.....	(351)
收藏狱犯	不敢为难.....	(387)
异地赛车	冤家相逢.....	(403)
潜入工厂	救出囚犯.....	(433)
逃越边境	恶人伏诛.....	(437)

黑夜王子

奇异经历

这个人是正在接受痛苦的考验。那是指肉体的痛苦。

怎样才是最高度的痛苦？那是很难下清楚的定义的。这要看一个人的忍耐力而不同，也要看健康的情况而不同。有人说最痛苦的痛乃是癌的后期的痛，因为那种痛，就是注射最强力的止痛药亦不能止住，那是病人的痛。

一个健康的人，是没有机会经历那一种痛。

这个人是一个健康而强壮的男人，而他所经历的痛，也许是健康的人所经历的最痛了。

他从昏迷之中醒过来，就感觉到那剧痛。

这剧痛是来自脚跟上，痛到使他大叫一声。他以为脚胫是给一只什么怪兽咬着了，或者是碰着了什么，也许叫了一声，就可以避开，而停止痛苦。

但是那痛仍然继续，使他叫个不停。

他的脚胫骨象是给什么硬物夹住了似的。

他的痛使他忘记了自己是在怎样一个地方，一时也没有空去想。

他要伸手去摸摸痛的地方，却不容易，因为他是伏在地上——一片泥地，如此他的手就不容易伸到脚胫的所在。他必须先翻转过来才行。

他极力咬牙忍着，要爬起身，但是一动，脚上就更痛，使他又大叫了一声。他的胫骨是不是碎掉了呢？

他极力抬头，扭转去望望自己的脚部。

在闪闪的红光之下，他可以看到原来他的脚胫是给一只金属的箍箍住了，这箍有一条铁链系住，系在一块石头上。

他已停止了叫喊，因为一个人总是有若干程度的适应能力的，他已开始稍为适应那痛苦，就不再叫了。

而且，就是叫也没有用处的。叫就更痛，挣扎也更痛，只有暂时既不走也不动。

而这时他才开始明白，那红光并不是因为痛苦形成的。他是在一个红光闪闪的地方。这里是一个地洞，周围都是怪形的岩石，红光闪闪就是来自那些怪形的岩石后面。

忽然，火舌从一块大石后面一射而起，又降回去了。

有火，是火造成的红光，而这里又是非常之热，地面也同样是很热的。他难道——是已经到了地狱里了？

他必须转过来，他是可以转身的，因为那铁链是可以扭动的，他只要使铁链扭一扭，就可以转过身来了。只是铁链的重量牵制着，以及脚上太痛，使他难以转动而已。

他小心地，尽可能向后退，退到他的手可以扶住自己的脚，然后就转过身来，如此，他的脚就不会受铁链的牵制。

不过，这样，他仍然是又痛得大叫一声。

不行，无论如何，他必须解除脚上的痛苦，才能够去想其他了。而他此时已经坐了起来，他可以看到，痛苦果然就是来自那只金属的箍，这箍是英文字U形的，开口处较为窄小，而有一根长长的螺丝穿过。这螺丝上有一只螺姆，把螺姆向内扭，那U形便给推得窄了，就夹紧他的脚胫骨，而这时螺丝已经扭到很尽了，因此把他的脚胫骨夹得非常之紧，但幸好没有夹碎骨头。

他仍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地方，仍然忘记自己怎么会在这里的，也没有企图去呼救，似乎，他下意识地知道是会不会有人救他的。

所以，他暂时仍是集中精神去把脚上的痛苦解除。

假如他把那螺 母 扭 向 外面，扭松了，那U字形的金属箍便也会放松，而他就可以解脱痛苦了。只要再放松一些，他便可以使他的脚脱出来。

但是他如何能把这螺母扭松呢？这件事情是需要用一把钳子才能够做到的。这样想着时，他已经伸手去扭那螺母了。

螺母本来是不难扭的，但是也要看看是怎样的情形之下。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则是不容易，因为螺母扭得紧紧的，而那个U字形的箍两个开口是向外弹开的，因此它也正在受到很强大的压力。而螺母也受到很强的压力，便不容易扭动了，他的手指无法去把它扭动，因为手指扭螺丝，是很难发力的。普通没有受压力，或者所受压力不大的螺丝可以扭松，但是所受的压力如此大，则是要用钳子才能够扭开螺母。

他没有工具，只有极力用拇指去扭，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可以扭得动。实在太紧了。他的手指用力到快要皮破血流了，而每一用力，他的胫骨就更痛一些。

他知道他是不可能就这样用手指把那螺母扭下来了。

于是他放弃了，伸手向旁边摸索着，抓起了一块石头。用石头去把这东西敲开？这样，他岂不是要痛死了吗？在他能够把这东西敲开之前，他的胫骨亦非碎掉不可。

于是他改变了计划。

他用一块石头把那金属箍的位置敲得移动一些。

他敲了一下，人就痛得差点晕了过去，忍不住又大叫起来。不过，痛苦略为减退一些时，他又再敲一下。那箍慢慢移动了一些。

他是非要这样做不可的。他并不要把这个箍敲开，而是把这个箍敲得移上一些。这是因为，脚胫之上的那一截脚是细得多的，只要把这个箍敲得退了上去，就只是箍着，而不是夹着了。这样，他的痛苦就可以解除。自然，他这样，是一定会把脚胫部份的皮肉也刮去了的。但是这样也好过尝受被夹的痛苦。

他再敲了一下，又痛得尖叫起来，痛到他实在不想再继续下去了。不过，他停止下来的时候，仍然是痛，既然反正是痛，他也是要继续下去了。

这个角度是相当困难的，他不能够太用力。假如是把那个箍向下敲，那是容易得多的，但是敲向上面来，则是很困难的角度，不容易用力。

不过，他还是咬紧牙齿，运用了最佳的角度，一连敲了三下。

这一次的疼痛，就真是非他所能忍耐的了，他大叫着，就晕了过去。他也不知道晕了多久，不过应该不是晕了太久。他终于醒过来时，脚上仍痛，不过已经没有那么痛了。

因为，那个箍现在已经不再是夹着他的胫骨，而是退了

上去，套在那个较细的部份。

于是，他的痛苦就渐渐减轻了。

这使他知道他的胫骨果然并未碎裂，否则的话，他的痛苦就不会那么容易减轻。

他的胫骨的外皮已经擦破了，正在流着血，但这也算是小事了，虽然破伤风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不高。

他仍然是喃喃地咒骂，开始活动这只曾被夹住的脚。胫骨是一个转动的地方，一个关键，在被夹紧之时，他无法知道他的脚受到了怎么样程度的伤害，但是现在，他可以动了，他便也可以知道了。它的扭动告诉他，它是并无大碍的。它可以行走。

他大声叫起来，吐出极尽侮辱之能事的话，希望把一个人叫出来，因为，这个地方可能有人守着的，他即使能脱出了这铁箍和铁链，也未必逃得出去，所以他就不想浪费这样的功夫，而是先把这里的人叫来，看看他们究竟是要什么。他并不相信自己是死了，也不相信这是地狱。虽然这是地狱的布置。但是又没有人出现。

他所在之处相当之热，但可不是热到无可忍耐，他在地面上躺了下来，松弛一下身子，享受着那痛苦渐渐减轻的舒服。经过了被铁箍夹紧的那种痛苦之后，皮肉擦破了的痛苦，实在是微不足道。

而这时，他才有机会感觉那头痛，那是昏迷之后醒过来时必然会有头痛，他真希望他能够有一杯水和两片阿斯匹灵，阿斯匹灵可以止头痛，而那热再加上先前的痛，使他出了太多的汗。

他闭上眼睛，极力回忆他在来到这个地方之前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这一时之间也是不容易，他相信他是给人用

某种药物麻醉以致昏迷了，所以他给这样摆布，脚上给这样夹住也没有醒过来，直至药力过去之后才能醒。

而通常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人是很难记起在昏迷之前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的。

他的记忆，在很努力集中精神之下，也渐渐回来了，他记得他是在夜间潜入一间屋子，他是奉命执行一件“任务”，而这件任务使他到了这间屋子来，他爬过了有防盗电线的花园墙头，并且能够避免触到那些电线，使屋中人并不知道而进入园内。

跟着，他便进入了那完全没有灯光的漆黑的屋中。

跟着，他就踏上了机关，地板原来乃是机关，当他站在地板的中央时，地板忽然整块跌了下去，就如一扇很大的门，向地下开下去，除非他是一个能够飞的人，否则他是无法脱身的。

他不能够飞，于是他便跌下去了。

这之后他便没有了记忆，他一定是在跌下去时跌晕了，但是，是跌在一个怎样的地方呢？假如会跌得他晕了过去，那他的骨头一定会有些受伤，起码触地的地方会是伤了或者很痛的，但是又并没有如此。

似乎他是这样一跌就跌死了，而他就到了地狱中了。他正在地狱中受刑。

但是他不肯相信是这样，他觉得自己是仍然活着的。

他又坐了起来，大声的骂，声音在周围回响着，这使他知道，那个看来是漆黑的“天空”，实在是一片黑色的天花板之类，能够把他的声音回弹下来。

“好呀！”他叫道：“你们不回答，那我就自己来了。”

现在他的脚已经不痛，其他的辛苦，对他来说算是小事

了。于是他就拿起石头，在那铁链上敲。铁链的一头是嵌进了一块大石上的，而有这铁链牵着，他是走不开，于是他第一步就是要把这铁链敲开。

本来此时，那只箍的开口处那螺母是已经可以用手指扭动的，但是这却没有用处，他可以看到那个开口处是很窄的，虽然他的脚骨最细的地方仍是不够滑出来。看来这东西是用一件工具扳开，使开口张大了之后才套到他的脚上的。他没有这件工具，因此他就要敲开铁链。

铁链搁在一块石头上，另一块石头敲下去。铁链总是一环一环构成的，每一环都有一个接口，只要敲到这个接口张开了，就可以脱出来。这件事则是不难的，因为石头也是硬的东西，一下不行就敲第二下，第二下不行就敲第三下，要把铁链敲断是不容易的，但是敲到扭曲则是并不太难。

这样敲了一阵，他集中力量去“攻击”的那一环果然就开了口。他把这一环解了出来，他便不再是被牵住在那块大石上了。那只箍仍然是在他的脚上，还是拖着一段短短的铁链，但现在他是可以自由离开了。

由于脚胫上的皮肉给擦破了，有这只箍箍在上面，走动起来磨擦就很痛——现在胫骨的痛已没有了，这痛他又觉得是相当严重的了。他也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衣服撕下来，塞进那箍的缝内，隔住了磨擦，而且事实上亦把那箍稳住，使之不再发生磨擦了。

这时他才想起他的身上也是没有多少衣服，只是下身一条短裤，上身一件汗衫。脚当然就是赤着的。因为汗衫撕了下来用以塞住那个箍，他就变成是赤着上身了。

他向这“地狱”的边缘走去。

那些石头后面吐火的地方，应该就是边缘。

他走着时，看到火舌从中间射起来，烟雾弥漫，而且此时他方注意到声音。一阵隐约的“隆隆”的声音，其中也似乎是夹杂着一一种自远处传来的惨叫！

哼！这样的鬼把戏，用来骗谁呢？

火舌又射起来，消失了，剩下烟雾渐渐散去。他看着烟雾散去，忽然呆住了。

因为在烟雾的后面出现了一个非常美丽——至少是身材非常好，因为在这样的光线之下，面貌是不容易看得清楚的——的女郎。她全身赤裸的，正在向他招手。

“喂！”他叫道：“你是谁？”

她没有回答，只是向他招手，却又一面向后退。

她是一面在向后退，然而她的身子却是一面在变大起来。边退却边大，而且一直大到比正常人大了一倍。简直是一个巨人，会胀大的人？这一定是幻象！

“喂！你！”他对女郎叫道：“我有话跟你讲！”

她仍然招手，忽然，一堵火墙射上来，把她遮没了。跟着火不见了，留下来的烟渐渐散去。烟散尽了之后，她的人也不见了！

他到达了边缘。那下面就是一条火坑。这个地方，显然是给一条火坑围住的，那下面都是烧红了的石头，热力升上来。

火坑的对面却什么都没有，没有岸，只有红红黑黑的空间，没有远处，似乎是无尽的空间，连站立的地面都没有，但刚才那个女郎却是出现在对面的。

这真是很象地狱的场面，假如碰到的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那就会以为自己已经死掉了，降下地狱中了，或者甚至是正处身于一个噩梦中。

但是这个人显然并非那种没有头脑的人，当他肯定了这个地方不是地狱，而他也并不是在做噩梦的时候，他便作了一个反面的肯定，那就是，这个地方是一处人造的布景。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释。也因此，火坑的对面，那似乎是一片虚无的地方，也就是人造的布景。一定是的，世界上——地球上并没有无尽的空间，只有望向天空，才可以看到这样情景。刚才那个裸女，为什么她会如此容易消失呢？更重要的就是，那个女郎，怎么会一变变到真人两倍那么大呢？一定是一种幻象。她很可能根本就是放映机放映出来。而这样，那么那一片虚无，实在也是银幕之类而已，总之也是布景。

“喂！”他又叫道，“别开玩笑，你们再没有人出来，我就要冲出去了！”

头顶上的光线有所变动。他抬起头，看见头顶上的那一片虚无之中也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东西，那是一只非常之巨大的眼睛，就象一艘巨大的飞船似的。这只眼睛——只是一只巨大的眼睛，没有其他的五官——霎动一下，眼珠转动着，注视着他，然后忽然之间又不见了。

是一只“天眼”？

他仍然不相信。刚才他都不相信那个女郎是真的，现在他亦不相信这天眼是真的。这显然也是一种人工制造的幻象。这也是有如刚才那个裸女一样制造出来的，并不难。

“好了！”他叫道，“你们不出声，那我要用我那一套了！”

他已经想到了一个离开这里——或者应该说是破坏这布景的计划。因为他相信逃脱仍是不容易。他起码要显出一下自己的威力。

于是他拾起一块拳头大的石头，向火坑对面大力掷过

去，掷进那一片“虚无”之中。

果然，那并不是虚无，而是一大块巨大的玻璃。石头击在上面，真相就显露出来了。那片玻璃“哗啦”一声破了一个大洞，他可以看到玻璃的后面有灯光。那里有些摄影及打灯光的器材之类，就象是制片场里一座影棚的一部分似的。

“哈！”他得意地叫着：“你们骗得了我吗？”

他继续抬起石头掷过去，使那个玻璃的破洞越来越大。没有错，那玻璃后面，果然乃是一座影棚之类的建设。

这个洞够大之后，他就不再掷石把它扩大了，而是向对面的地面掷去，这是为了他的石头可以把地面上那些碎玻璃撞开。他用余下来的汗衫把赤着的双脚包裹起来。

跟着，他退后几步，然后再忽然向前冲去，便一跳跳了过去，穿过那个玻璃的洞，落在对面的地上了。

他后来掷过去的石头已经为他开了路，有一块地面是没有碎玻璃的，而他的脚又有汗衫包裹住，即使那里仍留下一些细小到看不清楚的碎玻璃，也是伤害不了他的。

他就这样逃出了地狱。

然而正如他所料的，这样并不就是表示他已经安全了。

他落在那里，到了对面，才真正有机会看见周围的环境。

他又看见了刚才那个女郎。她现在已经不是裸体了，而是穿着一件豹皮的两截泳衣，很有原始的野性味道。

不过她手上拿着的那件武器则是并不原始的。那是一把轻机枪，这轻机枪就正对着他。

“喂！你在开玩笑！那又是一件什么道具吗？”他说。

她的回答就是扳动机枪，轻机枪吐出火来，他旁边脚下的地面火星迸射，有些石头爆开，而后面那已碎掉了的玻璃

碎得更多了。

这不是一件道具！

他连忙僵在那里，身子一动也不动，因为在这里是没有可以逃避躲藏的地方的。他只有不动在那里，表示绝对的降服，一面小心地说：“好了，好了，我明白了，你要我怎样我就怎样！”

他是非要降服不可的，因为她只要把枪口的扫射范围扩大一点，不只是射旁边，那么她的枪弹就足够把他射为两截了。

这样空旷的地方，他是很难不被射中的。

那个女郎并没有表示接受他的投降，但是亦没有继续开枪，她只是冷酷地看着他。

而回答他的显然不是她的声音，而是来自一架扩音器的，而且是一个男性的声音。这个男性的声音说：“好了，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太聪明了！杀他！”

“不——不要！”他惊惶的大叫着：“不要！”

这真困难。假如是她自己做主，那他的求饶是会容易些，但是，现在她却是奉命而已，下命令的却是一个他求不到的人，而且很显然，她奉命的可能性，是多过接受她的请求的可能性的。

果然，她又扳动了机枪。轻机枪吐着火，枪口向他摆过来。他连忙向地面上一扑，伏倒下来。但是他知道这也是不大有用的。太迟了，而且也不可能找到掩蔽物。

他只有闭上眼睛，准备忍受他快将感觉到的痛苦。

枪声十分刺耳，后来终于停止，就使他觉得非常之静，静到难以令人置信。

而且他亦没有任何痛苦。

没有痛苦？轻机枪向他这样一阵扫射，他也没有痛苦？他慢慢地抬起头来，看见那个女郎仍然是拿着轻机枪对着他，而脸上此时却露出了笑容。她的手指又在枪掣上一扳，枪就响起来了。

轻机枪的枪口又一阵吐火跟着枪声又停了。

他忽然明白了，因为，他身后就是那大片的玻璃，然而他却听不到有玻璃碎掉跌下来的声音。轻机枪扫射过去，玻璃也不会碎掉而跌下来？因此，可想而知，这个女郎所射的，实际上是空弹而已。

真弹已经射完了，她向他射的乃是空弹，不是实弹。

给这样一吓，他真是几乎死去了，他还以为自己是一定会射成两截的。他爬起身来，身上果然并没有血，没有子弹洞。

他微笑道：“我早知你是在跟我开玩笑！”

他向她走过去。一个美女，和他开玩笑，太美妙了。

但是，她的脸上的笑容却又忽然收敛了，他看见她抓起另一把手枪来，对着他。这又使他大吃一惊，变得满头大汗了。他叫道：“喂！喂！不要！”

但是她又再放枪了，而这一次，他是中弹了。

他可以感觉到胸部一阵麻痹，连忙伸手要去摸，却摸不着，因为他的手已经提不起来，而他低头去看的时候，亦看不到，因为他的视线已经模糊了。

当他的头一低下去，就已经提不起来了，就这样倒在地上，而人也渐渐陷入迷糊状态之中。

他最后所想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就这样死去了？死的感觉就是这样的？那么他死后又会不会是进地狱去呢？真正的地狱，又是怎样的呢？